

# 祖國的召喚

周 熙 作

平 明 出 版 社

# 祖國的召喚

——

1944年10月1日

新中國文藝叢書

第四種

祖國的召喚

周熙作

新中國文藝叢書第四種

[文學·藝術] [字數69,000]

---

**祖國的召喚**

定價¥3.800

著 者 周 熙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

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---

一九五一年八月初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五版(11001·15000)

大亞印書館印刷 合衆裝訂所裝訂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## 內 容 介 紹

本書收短篇小說四篇。『祖國的召喚』講的是一個決心參軍幹的青年怎麼樣解決他的家庭問題，說服他的頑固的父親，響應祖國的召喚。『崗位』講解放軍中的一個班長，受了傷，痊癒後調到公安局工作，起先老是鬧情緒，要求回部隊，後來經過事實的教育，方才明白鞏固人民的政權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，於是決心堅持在他自己的工作崗位上。『蓮花街居民小組』說明搞好居民小組可以防止壞人特務鑽空子，『還鄉篇』寫的是黃包車夫羅又良在政府協助下怎樣解決了一切困難，回鄉生產的故事。

## 目次

崗位·····	一
祖國的召喚·····	三
蓮花街居民小組·····	六
還鄉篇·····	六

## 崗位

我們正在飯堂裏吃飯的時候，所長披着大衣拉着一位不相識的同志走進來。他拍着那位同志的肩膀對大家說：

『同志們，我來介紹一下。這是崔克勤同志，我的老戰友，新調到我們所裏來工作的。』

所長的老戰友，一定是位出色的戰士了。我們都知道所長從前在部隊裏當指導員的時候，立過好幾次功，是一位英雄。現在這位新來的同志是所長的老戰友，不用說，當然也是一位出色的戰士啦。

所長介紹之後，大家放下碗筷，拍手歡迎那位同志。他穿着草黃色的軍服，身子站得很直，胸脯挺得很高，軍人氣概。聽到大家鼓掌，他大方率直地笑着，把帽子往後拉了一下，帽簷翹得高高的。

所長脫下披在身上的棉大衣，放在一張空桌上，勾着那位同志的寬肩膀，走到我這一桌。那位同志正好坐在我的對面。吃飯的時候，我連看了他幾眼：三十上下的年紀，有兩道濃黑的眉毛，大鼻梁，厚嘴唇，一看便知道是個爽直的人。不過臉色有些蒼白，像剛害過病似的。

他身材高大，很魁梧，誰想吃飯卻不行，吃得慢不說；而且只吃了一碗便放下了。我心裏暗暗奇怪：那麼大的個子，怎麼只吃一碗飯？

『怎麼啦，老崔，不得勁兒？』所長笑着問他。

他搖搖頭，表示『沒有什麼。』而在這當口，他的下巴忽然抽動了一下，臉上閃過一陣痛苦的表情，用手在胸前揉了一揉，緊咬着牙齒。

這情形，所長也看到了。皺皺眉毛輕輕的對他說：

『老崔，你還是需要休養。』

『沒有什麼，你看我——』那位同志着急的分辯說，蒼白的臉上帶着笑；顯然，那個笑是有點勉強。他站起身，把胸脯一挺，意思說：『看吧，我不是很好。』



所長的飯吃完了。他推開盤，拍拍崔克勤的肩膀：『很好，老崔，不過你還是要注意身體。』

『知道。指導員，請放心吧。』崔克勤還是習慣地把所長叫成指導員。

所長微笑着點點頭，從桌上拿起大衣走了。走到院子裏，他又回轉來關照我：『楊同志，請你帶崔克勤同志到二樓去休息，就和你住在一起吧。』

我應了一聲『是。』對崔克勤看了一眼，把手伸過去，他兩隻手緊緊的握着我遞給他的手搖着，他的手很大很硬。所長把拿在手上的大衣，往身上一披，大踏步走了。他的事情很忙。

拿上崔克勤的背包，我把他引到宿舍裏。

我的房裏空着一張舖，崔克勤就填了那個空缺。

鋪好了床舖，他坐在他的舖位上，從軍衣口袋裏掏出雙斧烟，對我一舉：『同志，來一支吧？』

我沒有客套，接過烟來點着了。這才問他：

『剛離開部隊？』

『離開年把了。——有年把沒有見到部隊裏的那些好同志啦。』他噴出一口烟，輕輕的說。頭也不抬，就像是對他自己說話。接着他像想起什麼緊要的事情，匆忙的拉過放在床上的背包，取出一張照片，看了一看，又遞給我說：

『哪，這是我們那一班的同志。我是他們的班長。』

那是一班人的合照，全副武裝，崔克勤站在中間，端着槍，雄赳赳氣昂昂的。照片的右角有幾個小字：『淮海前線上的模範班。』

當我看照片的時候，他還是低着頭。大概在想念那些部隊裏的同志。真的，有那個離開部隊的人，不想念他的部隊呢？

看到他蒼白的臉色，我想起所長的話。於是把照片還給他，說：

『你休息休息吧。』

『休息什麼？我又沒做事！』他揚着濃黑的眉毛，爽朗的笑着說。接過照片，從床上站起來，把照片釘在他床邊的牆上。低着頭，手插在褲袋裏，在屋子裏走着。——我發現到他

走路的時候，腿像有些不得勁，稍爲有點顛呀顛的。

「我休息夠了，休息了年把還不夠？」他一邊走，一邊自言自語的說。忽然，他停在我面前急急的問：「同志，我在這裏有什麼工作好做？」

他用迫切的眼光緊緊的盯着我，希望從我這裏得到一個肯定的答覆。

「工作多着呢，我想所長會跟你談的。」

「我怕這裏的工作幹不了。」他和我並排坐着，彈了彈煙灰。「我文化不行，從前替人家當長工，沒唸過書。參軍以後才學文化，也沒識到幾個字。同志，你多多幫助我。」

「那有什麼說的，誰不都是一樣。你是老革命，你要多幫助我進步才是。」

「老革命哈哈……我算什麼老革命？我缺點多，跟老革命提鞋還不夠料呢。」

他哈哈的笑着，把帽簷往上推了一下。站起來信步走到窗前開看。忽然他用手一指：「那不是德信大樓嗎？已經修好了，真快！」

德信大樓是國民黨匪幫從這裏逃走時所破壞的。匪徒們倒上汽油，放把火，想把它燒了，不讓它落到人民的手裏。幸虧解放軍來得快，一面打仗，一面救火，才保全下來。但已

經燒得不成樣子。解放之後，人民政府把它修好了，現在是工人俱樂部。

『你怎麼知道？你過去到過這裏嗎？』我問他。

『嗯，到過這裏。』他掉轉身回答我，背靠着窗戶。『喂，同志，你從那兒調來的？』

『工人政治學校。我從前是印刷工人。』

屋子裏漸漸暗下來了，我扭亮了電燈。

我和崔克勤雖然相識了不到一個鐘頭，但他爽朗的笑聲，率直的談吐，使人那麼容易和他接近。我們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似的，無拘無束的談着，笑着。他告訴我，他在部隊裏負過三次傷，有兩次的傷很嚴重。淮海戰役，在雙堆集作戰，腳踝骨被打壞了，後來是用狗骨頭接上的。『哪，就是這隻腳。』他說。把左腿翹起來拍了一下。『我走路的時候，你看得出嗎？』

『不注意看不出來。醫生的手術真高明。』

『哈，解放軍的醫生有壞的嗎？』他很快活的笑開了。站起來故意走了幾步，好像試試他受傷的腿是不是完好。

『還有一次呢？』我追問。

『另一次就是在這裏，在光明路的機器廠。胸口受了傷。』

『在此地？在光明路？』我感到非常意外，我現在正管理着光明路的戶口。

『是的，在光明路。』他很興奮的說，把帽子往腦後一推。『光明路不是有個機器廠嗎？那時候，反動派有一個連住在裏面。上級交給我們這一排的任務：驅逐敵人，但不准打壞了廠。你想，同志，這個仗難打不難打？槍呀砲的不敢亂來，就怕打壞了機器，破壞了工廠，完成不了上級交給我們的任務。敵人的火力真猛，機關槍突突的就像撒豆子。我們喊話，那些舅子也不聽。要不爲了保全那個廠，消滅那些敵人，還不像捏死臭蟲一樣的容易？我們班裏開了個會一研究，衝上去吧，跟那些舅子們拚刺刀！我帶着一班人上了刺刀，一槍不放，慢慢的接近敵人。我跳起來一招呼：「同志們，衝呵！」我們衝上去了。他媽的，沒跑到幾步，我就負傷了。哪，就在這裏。』他指指他的胸口。

『你受的傷值得！』我插進來說。『我告訴你，這裏一解放，那個廠就開工了！造的機器可不少。』

他笑了。接着便告訴我，這次負傷後，在醫院裏住了有十個多月，傷勢較好的時候，他幾次請求讓他回部隊，可是上級都沒有批准。一個月前，打到第五次報告，上級才答應他出院的請求。但沒有調回部隊，把他調到公安局來了。

他和我談話的時候，有時用手揉揉胸口，皺皺濃黑的眉毛。但這只是一會兒的功夫，一轉眼，他又繼續的笑着，談着。對他胸口的傷，滿不在乎的樣子。他是那麼快活。

「胸口的傷現在全好了嗎？」他又一次揉他胸口的時候，我忍不住問。

「沒有什麼，還有一顆子彈在裏面。」他很平靜的回答我。

「一顆子彈！」我驚奇的說。「那怎麼行，在醫院裏爲什麼不取出來？」

「要取得出來，誰還願意擱在那兒？就是我願意，醫生還不願意呢。」他仍舊微笑着說，濃眉毛一動一動的。「子彈卡在肋巴骨上，要拿子彈，就得要取掉兩根肋巴骨。那個戴眼鏡的醫生急得直抓頭。我說，「醫生同志，不取出來有沒有關係？」醫生對我說：「當然有關係啦。」我又問：「不取出來能活不能活？」醫生說：「能活是能活，不過妨礙很大。」我說：「醫生同志，別操心，能活就成。就把它放在裏面吧。好在我個子大，能養活得起它。你

趕快給我把傷口治好吧，我還要回部隊，還要去解放海南島呢。」醫生總是醫生，聽說我急着要回部隊，他搖搖頭。唉，楊同志，你知道那時我有多急！我恨不得一天換上五遍藥，傷口兩天就長好……」

「你真是性急的人，傷口那裏由得你。」我微笑着插了一句。

「不是我性急，同志！要是你，還不是一樣的發急！人家都在前方打反動派，你卻躺在床上！有一天，我們部隊裏派了一個代表來醫院裏看我。我問他部隊到那兒啦？他說：「開到雷州半島去啦，加緊練兵，準備解放海南島。」我的同志，你想我聽了這話急不急？」他跑上來兩隻手抓着我的一隻手搖了幾搖，又把頸扣鬆開，像憋不住那口氣似的。『海南島解放啦，我躺在醫院裏。我想也罷，還有台灣呢，台灣也等着我們去解放呢。我又着急的問那個戴眼鏡的醫生，還要多久我的傷口才能好？他還是那句老話：「你靜靜的養着吧，急也沒用。」我實在忍不住了，打了好幾回報告，要求回部隊去，上級總是批不准。直到第十個月頭上，傷口總算好了。打到第五次報告，才准許我出院；但沒有叫我下部隊，卻把我調到公安局來，公安局又把我調到這個派出所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他停了一停，掏出煙來吸着了，興奮地把軍帽的帽簷往上一推。

『可是，同志，這裏又不打仗，把我調到這裏來幹麼呢？我真難受！我文化不行，這裏有什麼工作給我做？我參軍的時候，立的志是拿槍打反動派，替窮人打天下；現在卻要我在這裏……』

忽然所長在樓下喊他，打斷了他的話。他大聲答應着『有！』把手上的煙頭一丟，把頸口的扣子扣好，大踏步下樓去了。他走路的時候，是那樣的輕快，精神飽滿，那裏像負過重傷的人呢？

照例我們早上六點鐘起床。第二天，我起床的時候，發現崔克勤的床空着，一床軍氈疊得整整齊齊的放在那裏。我下樓去洗臉，見他拿着一把掃帚在掃院子，帽簷翹得高高的。

『起得好早。』我對他招呼說。

『在部隊裏弄慣了。』他笑着回答我。

這時候，另外一位同志跑過來對他說：



「同志，今天是我的值日，讓我來掃吧。」

「誰掃不一樣！反正我閒着。」

可是那位同志還是把掃帚拿過去了。

離吃早飯還有十分鐘，我把他帶到樓下的宿舍裏，給他介紹了幾位同志。他一面談話，一面不斷的打量着牆上掛着的幾支槍。他走過去摘下來一支，抓在手上揚一揚，笑着對我們說：

「哈，有年把沒有摸了，真想得慌。」他把帽子向後面一推，眼裏放着光。把槍橫拿着，看看準星，看看標尺，慢慢的撫摸着槍筒，甚至連槍托都摸到了。那神情，就像母親撫摸着她心愛的兒子的頭髮一樣，一面嘴裏嘖嘖地誇着：

「這槍不錯！不過一定抵不上我的那支槍——打起來挫勁小，偏差不大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拉開槍門，用手指伸到槍膛裏去試了一下，就像他在部隊裏當班長檢查槍支清潔似的。

哨子響了，開早飯啦。他這才嘩啦一聲推上槍門，掛回原處，跟我們一道走出去。